



丹銘總録

十二

計十二本

15
368
5



1 5
門 曾
號 368
卷 5



丹鉛總錄卷之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

宋寧宗時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疏極數韓侂胄之
惡其略云程松之以納妾求知倪僕以售妹入府蘇
師且以獻妻入閣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
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出於蘇師且
周筠是吾有二中國也書奏侂胄大怒下之大理貶
建寧園土中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繫伯成
去郡岳遂病死獄中岳之忠節灼灼如此近觀歷代
名臣奏及宋諸臣奏議可謂詳備而岳之奏不在其

子凡口忍象史籍類

卷十二

明治三六年
十月二十日
購未

中乃知古忠臣義士湮沒不聞者多矣故表出之

古今文字繁簡

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兩字何至呂刑之騰口蓋古今世變不同而文之繁簡因之孔子曰夏道未瀆辭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辭已瀆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君相

管子云小由為人無小智而有小慮漢高祖亦明於大而暗於小光武小敵怯而大敵勇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君相之體一也

莊子

莊子內篇之文繁而美者齊物論簡而美者養生主論

皇帝王伯

前漢書王莽傳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後漢書易載羲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邵康節以皇帝王伯配春夏秋冬而易配皇書配帝詩配王春秋配伯亦有所祖也

黃潤

四明黃潤昔所著有經書補註多可取者又有海涵

萬象一卷如云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乎極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又曰易動而圓範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又曰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又解漢書云梁字從冈不不花蒂窻樞也殊得古人制字之義及宮室之形解莊子游方之外云方矩也出於矩之外所謂離方遁圓也又曰董仲舒對策一正字公孫弘對策一和字便見其人品正譎言皆有理

禪學俗學

鶩於高遠則有躡等憑虛之憂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故高遠之蔽其究也以六經爲註脚以空索爲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蔽其究也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華藻之繪明星伎兒之舞訝鼓所謂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世之俗學以之

執其兩端

執其兩端則抑其過而引其不及用中於民則賢者

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

誰昔

詩云：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爾雅釋之曰：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疇，亦誰也。然則誰昔也，疇昔也，伊昔也。一也。誰昔，字文人罕用。惟司馬溫公長公主制詞云：帝妹中行，周易贊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雍。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誰昔而然，此制詞之工。綴前媿二宋，後揜三洪矣。豈不善為四六者耶。

蕃馬胡兒

宋初如身塞上詩：鳴駝直上一千丈，天靜無風聲正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其詩宋人盛稱之。好事者多圖于屏障，今猶有其稿本。○唐人好畫蕃馬於屏，花間詞云：細草平沙，蕃馬小屏風，是也。又曲名伊州、梁州、氏州，其後卒有祿山吐蕃之變，宋人愛圖鳴駝胡兒，卒有金元之禍。元人曲有入破急煞之名，未幾而亂。

一 絲五穀

薛夷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言唐末征斂之急也。宋李諗奏言新法之弊云：稻苗未生而私糶桑

葉未吐而私買抑又甚于唐末矣

峒

李木由有送族弟凝至晏峒詩云鳴鷄發晏峒別鴈
驚嶼州晏峒地名在單父三十里峒字玉篇不載惟
宋史李全傳有出沒島峒之峒亦水島之類也

太白楊叛兒曲

古樂府楊叛兒曲云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
沉水香儂作博山鑪李木由擬之其詞曰君歌楊叛
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
花君醉留妾家博山鑪中沉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

樂府二十字木由衍之為四十四字而樂府之妙思
益顯隱語益彰其筆力似烏獲扛龍文之鼎其精明
似光弼領子儀之軍矣書曰葛伯仇餉非孟子解之
後人不知仇餉為何語沉水博山之句非木由以雙
烟一氣解之樂府之妙亦隱矣因識古之詩人用前
人語有翻案法有伐材法有奪胎法有換骨法翻案
者反其意而用之東坡特妙此法伐材者因其語而
新之矣益加瑩澤奪胎換骨則宋人詩話詳之矣如
梁元帝詩郎今欲渡畏風波木由衍為兩句云郎今
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鮑照詩春風復多情

而木由反之曰春風復無情是也又如曹孟德詩云
 對酒當歌而杜子美云玉珮仍當歌非杜子美一闡
 明之讀者皆當歌為當該之當矣杜子美詩黃門飛
 鞞不動塵而東坡云走馬來看不動塵而杜之語意
 益妙又如杜子美石出聽楓葉下而包佶云波影倒
 江楓子美桃花詩云影遭碧水相勾引而孟郊云南
 浦桃花亞水紅江總詩不悟倡園花遙同葱嶺雪而
 張說云欲持梅嶺花遠競榆關雪白樂天詩人家半
 在船野水多於地而姚合云驛路多臨水人家半在
 雲趙師秀曰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徐鉉隣舍詩

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而梅聖俞云井泉分地脉
 砧杵共秋聲古樂府云新人工織縑舊人工織素持
 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而無名氏效之云野鷄毛羽
 好不如家鷄能報曉新人雖如花不如舊人能績麻
 此皆所謂披朝華而啓夕秀有雙美而無兩傷者乎
 若夫宋人之生吞義山元人之活剝李賀近日之折
 洗杜陵者豈可同日而語

李涉贈盜詩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
 君可謂婉切劉伯溫詠梁山泊分贓臺詩云突兀高

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羸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
梁山獨擅名元末貪吏亦唐末之比乎漢書云吏皆
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矛者也二詩之
意皆祖此宋末有俗詩云衆人做官都做賊鄭廣做
賊又做官又解賊一詩云解賊一鑼三捧鼓接官三
鼓兩聲鑼鑼鼓聽來無二樣官人與賊不差多近日
雲南洱海接官廳與打劫彎相近有達官命童生作
對曰接官廳上接官一童生應曰打劫彎中打劫尤
可笑也

太白懷鄉句

太白渡金門詩云仍連故鄉水萬里送行舟送人之
羅浮詩爾去之羅浮余還憇峨眉又淮南臥病懷寄
蜀中趙徵君蕤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
相如臺夜夢子雲宅皆寓鄉懷之意趙蕤梓州人字
雲卿精於數學與李白齊名蘇頌薦西蜀人才疏云
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宋人注李詩遺其事并附見焉
圖經云蕤漢儒趙賓之後鹽亭人屢徵不起所著有長短經

法言論屈原相如

文選注引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
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

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虛長卿亮不可及今法言無此條

警策

陸機文賦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蓋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駕乘今以一言聚於衆辭若策馭馳故云警策在文謂之警策在詩謂之佳句也若水之有波瀾若兵之有先鋒也六經亦有警策詩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是也

鬻子

鬻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似後人贗本無疑也按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如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于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于死而得一生矣聖王

在上位而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民無天闕之誅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無知其為偽書矣曷取賈誼書中七條補之以冠子書亦愈于傳贗售偽也

子貢多學之對

子曰賜也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予

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理也鬻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唯疑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體也大史公對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友亦如此又可以證

詔首

晉詔首稱綱紀唐詔首稱門下元詔首稱指揮惟本朝詔首直入事有三代典謨之體

葉公顧命

禮記緇衣引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注以葉

公為沈諸梁按汲冢周書此文在祭公解蓋祭公疾革時告穆王之言祭字誤作葉耳

太白句法

太白詩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又云水國秋風夜殊非遠別時豈是殊非變幻二字愈出愈奇孟蜀韓琮詩晚日低霞綺晴山遠畫眉青青河畔草不是遠行時亦祖太白句法

阿鞞廻

太白詩羌笛橫吹阿鞞廻番曲名張祐集有阿澄堆即此也番人無字止以聲傳故隨中國所書人各不

同耳難以意求也

唐宰相多能文

唐開元宰相奏請狀及鄭畋鳳池稿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至范質始除其煩辭故萊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為唐時宰相蓋矚于命詞也然其間應制詞草比今猶百倍焉是以唐之詞華遠過于宋而今之詞華又不及宋之萬一焉亦由此故也

東坡詆佛

東坡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為非又策別云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為之祠固已

過矣。又使大臣兼官以領之，歲給費以鉅萬計。此何為者耶？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治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混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數句，盡古今禪學自欺欺人之病。果東坡於禪學深入冥契，而其言如此，何也？蓋其與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殆東坡之謂乎？又賀坤成節表，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獨不如散廩以活饑民。

陸機太白詩音

陸機招隱詩，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曾曲，附音拊木出。

詩：羌笛橫吹阿鞞迴，向月樓中吹落梅。下吹字音去聲，不惟便於讀，亦義宜爾也。

古碑有神物護持

唐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斷裂在蒲城縣。正德中劉遠夫御史謫為蒲城簿，訪出以鐵束鋼之，復為完物。饒州薦福寺碑為雷所驚而碎，近日好古者取其碎裂合而臥樹之，猶可摹印。蘭西巒為予言親見許子摹寄一本，尚未獲也。以二事占之，古碑似有神物護持。

周正改月

商周改正朔之說張敷言分史冊所書民俗所用二
項爲言其說極是蔡九峰陳定宇偏主一說各有所
礙終不可通朱子答呂晦叔書有云或是當時二者
並行惟人所用張說本此史伯璿管窺外編及元儒
春秋改正辨其詳然大意不出此耳

浩然佳句

皮日休稱孟浩然佳句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
余嘗疑今集中無此首後見晁公武讀書志與諸名
士集秘省聯句云云宜其不在集中也

唐明皇詔

唐明皇詔曰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
誦爲功罕窮旨趣斯二言盡唐人取士之病進士不
通古今如許渾謂宋祖劉裕有三千歌舞至於張打
油胡釘鉸極矣明經有謂堯舜爲一人班固與班孟
堅爲兩人者豈止罕窮旨趣而已

王欽若

巽巖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載王欽若與母賓古請
赦天下宿逋自五代至咸平眞宗從之遣使四出蠲
宿逋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之甚異不
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爲蠲納司

欽若此事史不書當表
出之亦增而知其美也

文人偽作外夷文字

余嘗疑穆天子傳西王母歌詞出于後人粉飾且山海經載西王母虎首鳥爪形既殊異音亦不同何其歌詞悉似國風乎又觀後漢書朱輔上白狼王唐歌三篇音韻與漢無異愈可疑也唐新羅王獻詩其句法與中唐人若合契宋大中祥符間注輦國入貢上表表辭極馮麗中有云輒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歎臣賤如芻狗微類醢鷄虛荷燭幽曾無執贄究其文筆與當時翰苑何差言語不通之國未必能集

老莊之玄言習徐康之麗句也當時天書尙可人爲况外夷之貢志在五市罔利諭以導之無不可者書之史冊不待智者能勘破矣

過秦論

慎弱冠歲未習舉子業而好古文每妄擬名賢之作曾擬吊古戰場文叔父龍崖先生見而心異之袖其稿以呈祖父留耕翁召慎謂曰孫孫信敏才然場屋何用此也爾既好古文何不擬賈誼過秦論乎慎退翌日呈一篇旋失其稿老成滇中士夫家有傳錄之者慎取閱之恍如夢事亦不知爲已作也今錄于此

以示兒輩其辭曰有問于楊子曰孟子有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以不仁而得天下矣孟子之言其不驗乎曰秦自孝公用商鞅富強之術而關中之力雄自惠文用張儀離橫之謀而諸侯之勢弱自昭襄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而規取天下之計得至李斯兼并之說用天下皆秦矣然為臣者功成而身殺為君者業成而國亡其強也斯所以為弱其智也斯所以為愚嗚乎悲夫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六月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黿鼉以為梁巡海若以送日俄而祖龍竟斷於沙丘鮑魚腥

聞乎四極矣胡亥越十七兄而篡立方欲極耳目窮心志而閹樂之戈已及于望夷矣子嬰討賊方平肉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親賓未及盡相勞而赤帝真人已翔于霸上矣計始皇之餘分閏位僅十二年胡亥僅二年子嬰僅四十六日不啻石火之一敲電光之一瞥吹劔之一決左蝸之一戰南槐之一夢也須臾之在億千梯米之於大塊實似之是雖得猶不得也孔子曰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以孟子之言合哉善乎蘇子由之言曰天厭喪亂假手于秦秦亦淫

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隙納妾于秦，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魏氏先亡矣。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以此推之，秦初未始得也。

平準書食貨志同異

馬廷鸞曰：桑大夫均輸之法，大概駢農民以效商賈之爲也。木史公平準書云：合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此說未明。班固採其語云：合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渙然矣。蓋添如異時三字，是謂駢農民以效商之爲也。吊東萊尊邁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語。然紀事之文，惟貴明白，是以通鑑取志語也。

外國書

五代廣順中，高麗進別叙孝經一卷，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事。又有孝經雌圖，說日之環暈、星之彗孛。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廣註。春秋後語三史加注，張孟押韻集聖歷諸書。歐陽公日本刀歌，徐福行時經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由此觀之，則尚書全文日本國尚有之也。

擅釀

宋章衡得象之孫嘉祐大魁著編年運歷十五卷其序曰古今運歷十餘家皆淺陋擅釀又陳振孫太常因革禮跋云繁簡失中以擅釀目之擅釀不知為何語亦不知所出也

退之遺文

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鎮羣疑今集中無此文

文有傍犯

徐陵賦陪遊馭涉騁織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

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踈鐘勞中營之緩箭雖兩長樂為意不同此類為傍犯又劉禹錫律詩前聯云雪裡高山頭早白後聯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也亦傍犯之例

韓子連珠論

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之體兆于韓非任助文章緣起謂連珠始于楊雄非也

漢詔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云云其赦天下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云長文長文德也終不了然許少伊右丞言往年見江南舊本以內爲而長爲肆肆文爲肆赦于下文尤爲貫穿南憲記談

中庸

中庸之存賴漢儒集於禮記中至晉戴顒作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又作制旨中庸義五卷表而出之不待宋儒矣

恬智安慮誠明

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智爲也謂之智養恬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本性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中庸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佛氏之所謂定慧亦是理也司馬子微曰恬智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是知安慮也誠明也恬智也定慧也一也理之會族玄通無古今無華夷而符合渾融謂其竊吾說以文彼狹夫瑣儒之見也

董仲舒解春秋

穀梁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仲舒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

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襄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來
甫君子之所聞也傳聞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
見六十二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
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送季氏而
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弑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般
弑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
吾以其近而遠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
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
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
偶合偶之合之匹之仇之善矣詩曰無怨無惡率由

羣匹此之謂也

周司寇匱銘

博古圖載周司寇匱銘五句二十字其辭曰作司寇
匱用造用歸維之百寮考之四方永之祐福其文極
古雅當表出之

井田

孟子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
助也孟子周末人也公田私田既已不詳乃引詩而
想像之似隔世事故曰此其大略又曰嘗聞其略蓋
諸侯之滅去其籍已繼覆轍于夏桀之焚黃圖導宓

路於秦政之燒詩書矣。孟子之略之疑之，想像言之，蓋慎之也。荀子便謂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朱子謂孟子言夏后五十而貢一節，自五十增為七十，自七十增為百畝，田理疆界都合更改，恐無是理，恐亦難信，豈其然乎？愚嘗私論之，三皇五帝之興，皆在中原。楊子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伏羲畫卦已有井之象矣。劉瓛云：井牧始於黃帝，則左傳所謂井衍沃，牧皐隰也。韋昭三五歷云：黃帝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于井，則井田始於黃帝矣。井即助法，牧即貢法。夏殷田制，黃帝之世已然矣。至堯遭洪

水，使禹別九州，定貢賦。孟子所謂五十而貢矣。然考夏小正云：農服于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左傳虞思有云：昔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司馬法十井為通，十通為成。周禮四井為甸，旁一里為成，則未知少康之一成，如司馬法之一成乎？抑周禮之一成乎？此姑未論。既分一成一旅，固井田法也。井田黃帝良法，不應至禹廢之。洪水方割，未遑復舊，姑從民宜。如禹貢所陳，有天下之後，又重定其制，衍沃則井之，皐濕則牧之，未可知也。如禹貢揚州之賦，下其地，窪洪水尤甚，固其宜也。及鑄鼎象物之日，則揚州為

第一、梁州為第二、而雍在後、此非詳考深思、何以知之、摠而論之、自黃帝至周、井牧兼用、貢助通行、井也、助也、于平地、牧也、貢也、于山陵、所謂因地之利、周禮三農生九穀、有山農、澤農、平地農、是也、豈可執一論耶、

朱子引用語字

朱子本義、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引張子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據木書、乃是天地不宰而成化、不宰字有理、復其見天地之心、豈可謂天地無心乎、參伍以變、注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

合參、據本文、乃是伍之以合虛、比物合虛、皆參互考之以知物之虛實也、若云伍之以合參、則上文當云參之以比伍矣、原其誤、乃是荀子注中引此、朱子自荀注而見之、原不自韓非子中采出也、豈可謂出于朱子一仍其誤、而不敢改正者乎、

博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或問反約之後、博學詳說可廢乎、曰不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禮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今教人止誦思、無邪、毋不敬、六字、詩禮盡廢、可乎、人之心、神明不測、

盧靈不昧方寸之地億兆兼照者也若塗閉其七竅折墮其四支曰我能存心有是理乎

君子立已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岸拱抱之梁必沉溺於川淵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伸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喜之降誠賢於折衝之將矣此顏之推語予嘗愛讀之或問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答之曰

面前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前滿地生荆棘黃山谷云面前徑路常須令寬路徑窄則無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以上三言相符彼立已於峻及離人而立於獨者可以警矣

古蜡祝丁令威歌遺句

禮記蜡祝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而蔡邕獨斷又有豐年若土歲取千百增此二句意始足丁令威歌城郭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而脩文御覽所引云何不學仙去空伴冢纍纍增此三字文義始明書所以貴乎博考也

太極無極

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極者何屋柱之名屋必有極而後成屋元氣者天地之極故曰太極言非尋常之極也周子恐後人滯於有故曰太極本無極猶莊子名元氣曰大塊塊猶極也大即太也而郭象解之曰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此可以證周子以無極解太極之義矣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老子之玄牝即易之太極也朱子謂玄牝者至妙之牝非尋常之牝然牝亦豈有物哉合而言之易之太極豈有物謂之曰太極本無極可也老之玄牝

豈有物謂之曰玄牝本無牝可也莊之大塊豈有物謂之曰大塊本無塊可也朱子與陸子論太極無極數千言惜未及此陸子深於禪老之學聞此未必不服也

鼓舞

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樂記云鼓之聲謹謹以立動以進衆故兵以鼓進蓋號令欲其嚴明而使人得其心此湯武所以重誓言周公所以有煩誥而吳起吮卒疽王翦同卒食田單激齊人之怒王霸待壯士之勇也

義帝

樂器圖有義嘴笛謂笛上別安嘴也深衣圖有義欄謂衣外別安欄也唐人稱假髻曰義髻又妓女彈箏銀甲曰義甲項羽立楚王孫心爲帝以從民望不曰楚帝而曰義帝猶義父義子之稱其放弑之謀不待如約之言而後萌矣

晏嬰鄭肅

晏嬰不入崔陳之黨鄭肅不入牛李之黨語曰君子不黨易曰馬匹亡二子有焉

法立弊生

富

漢世立均輸平準之法其名甚美其意亦善也當時論其弊曰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當商儲物以待其急輕賈收賤以取其貴未見準之平也善乎莊子之言曰愛民害民之始也偃兵造兵之本也故周曰舊章漢曰故事當時論政不曰舊章不可則曰故事不可廢今之紛紛好異者安得此語之

飛鳥遺音

易小過卦辭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蓋卦以小過名取象于鳥亦鳥之小者也斥鷃之捨榆數仞鷦鷯之巢林一枝非若九成來儀而音比于律九臯一鳴

而聲聞于天也

大金錄

二十三

天有十日

左傳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注十日自甲至癸十等自王至臺又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注曰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昃為臺禺中也日出也闕不在第尊王與公曠其位也禮記射義亦曰以賤事貴有十等焉象天之有十日自甲至癸也十等王也公也卿也士也皂也輿也隸也僚也僕也臺也君者積尊而為之也苟無等差民得而犯

之書曰王省惟歲師尹惟日卿士惟月賈誼曰天子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按十日十等古有此說故左傳禮記互見之然不知其所當何義或曰嚮明而治宜于日中故日中當王雞鳴而起故雞鳴當士皂主飼馬以夜半起故半夜當皂輿主車人定則車休故人定當輿然其餘多不通當缺之可也

出人不遠

荀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其出人不遠矣今本作出入非言飽食終日而不學豈能過人乎出人如古言加人一等後世言出人一頭地云爾

平口恩承史籍類

卷十二

荀卿雲賦

荀卿雲賦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書問也行遠疾速宜於託訊今雲者虛無故不可託訊也楚辭九章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亦此意也荀卿屈原相去不遠命辭蓋同

項羽學兵法

項羽自少不肯學書與劔而叔父梁授以兵法夫兵法之書多矣孰有加于孫吳司馬法哉吳子云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司馬法曰國

雖大好戰必亡嗚呼項羽可謂好戰矣可謂數勝矣是高祖一勝於法當帝項羽數勝於法當亡此而昧焉所讀何等兵法也垓下陰陵遊竟假息猶云天亡豈不謬哉○或問數勝者亡何也曰荀卿李克之說備矣荀卿之言曰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鬪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鬪人之民日欲與我鬪吾之民日不欲為我鬪

不亡不止也。李克之言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主驕則上極，民疲則下極。上下俱極，國之亡猶晚。二子之言，旨哉。諺云：殺人一千，自損八百。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故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俗儒泥古

趙括之兵法，房琯之車戰，劉歆、王安石之周禮，其法是也。其時非也。澤麋而蒙彫虎之皮，尸鳩而傅鷩明之羽，適足增其累耳。胡致堂必欲行封建，張橫渠必欲行井田，幸而不用，于時不幸而試，其敗塗地矣。朱

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卒，亦迂矣哉。

無爲而治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楊子法言或問無爲曰：奚爲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章，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爲乎？莊子曰：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主上必無爲而

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嗚呼
莊楊二子之言可以發夫子未盡之蘊矣使夫子九
原可作亦必以其言為然矣當合而觀之

柳文蘇文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運矩主
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為梓人
傳一篇凡數百言毛萇詩傳曰漣風行水成文也蘇
老泉演之為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得奪胎換
骨之三昧也

雉噫

楊子五百篇論孔子因女樂去魯曰不聽政諫不用
雉噫注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琴操曰
季桓子受齊女樂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師
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
婦之日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
以卒歲此即雉噫之歌也衝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
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
容璣季桓子語魯君為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觀雉之
飛鳴嘆曰山梁鷓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因為雉噫之歌曰彼婦之叩可以出奏彼婦之謁可

以死比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楊子所云雉噫者指此
唐人學宮碑文云聆鳳衰於南楚歌雉噫於東魯亦
用楊子之語也今本無雉字故詳具之以廣異聞

寺人之令

秦風有車隣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詩
之意在後二句夫爲一國之君高居深宮不接羣臣
擁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人傳令焉其蔽
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已如此姍笑三代柄
用闈宦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記年表書穆公學
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卽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

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爲師保而穆公乃學于宁人
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
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於亡
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史記
所書穆公學于宁人其得聖人之意乎春秋所以狄
秦者不爲過也繼序者乃以爲美秦伯始有車馬蓋
因首二句而意度之朱子詩傳亦從之不思美其車
馬兒童之見也亦何關於政治而夫子錄之乎華谷
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蓋矣車隣其濫觴也夫
未見而寺人傳令與三代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納牖

遇巷略無間隔氣象何如也既見而並坐鼓簧與三代賡歌喜警言戒叢脞氣象何如也秦之爲秦非一日矣

古文用之字

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南沛作南之沛呂覽楚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作江之津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

榮字當入東字韻

榮音與融同楚越齊魯其音皆同也按淮南子云聖人之能固已多矣而所守又約故動而必榮愚人之

知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以榮與窮叶越絕書曰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以榮與終叶古韻已如此後世入庚字韻蓋誤以榮爲榮也

孫承節論周子無極

孫承節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爲墨翟言添此一層令士子古今懵然而曉譁無已也方逢辰曰孟子發性善一語反以激荀楊韓子之爭端周茂叔說無極而太極亦以啟陸子靜之排詆立言之難如此孔子所以欲無言逆知後人之弊乎

東西二周後辨

春秋三傳及戰國策稱東周西周王城成周高誘注戰國策曰西周王城也今河南東周成周也故洛陽今之河南合為一城故後之讀者難於分析今之學者不惟專經之士昧之而大儒如胡文定公博學如鮑彪注戰國策亦謬以千里元吳草廬作東西二周辨正鮑氏之誤明且哲矣而胡文定注春秋之誤則未之糾正也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胡傳曰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成云者黍離而次下列而降為國風之意

嗚呼斯言也何其謬哉地理不考而妄立議論何異昧目而道黑白乎今特辨析考證之以洗千古之惑然非予之臆說也按尚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灑水東亦惟洛食孔安國注云澗水東灑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也灑水東下都也處殷頑民之地王城在澗灑之間下都在灑水之外所謂下都即成周也以此觀之王城成周自是兩處明矣先昭公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此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杜預曰入于成周猶未

得王都也其言豈不明哲乎東萊呂氏其學深于史而精于古今地理之沿革者也其作大事記曰漢河南縣卽邾鄆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居殷頑民是爲成周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主畏之徙都城周汪克寬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爲東周葺弘謂敬王爲東王王城在成周之西故公羊以爲西周葺弘謂子朝爲西王之數說考證詳練足訂胡傳之謬孔子作春秋亦據事直書豈有改地名以爲褒貶者乎雪山王氏詩總聞曰王城下

都皆周公所營也一則籍平王之遷一則籍敬王之入其慮患若預知者詩云大東小東杼軸其空平王自鎬京而遷王城千里而遙所謂大東也敬王自王城而入成周百里而遙所謂小東也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故詩曰誰能西歸懷之好音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皆是一意也近時無錫邵尚書國賢曰天王入于成周下都也旣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葺弘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其任怨也大矣非忠之至者其就與于此或者不知王城成周爲二遂以入成周爲入于京師

使遷都之說卒無所歸而弘之忠不自于後世嗚呼地之不考乃害於義如此哉慎按邵尚書之說或者正指胡文定而不欲明言蓋近日學者之病寧得罪于孔子而不敢得罪於宋儒類如此虞文靖公云今人但見宋儒六經而不知宋儒以前六經有味其言哉慎故拾先哲遺言為東西二周後辨以補吳草廬之未備亦有夾谷之奇若程雪樓之賞契者乎

跳出

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今日擡頭

左傳疏

允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又有變例如子產答子皮云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此乃引周易棟橈凶之義而不明言易魯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義而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語益矯健此蓋省字又一法也邵至聘楚辭享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故詩曰

赴赴武夫公侯于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已
 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瓜牙
 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
 辭又一法也宋陳騏曰古文取詩即云詩取書即云
 書蓋常體也或以康誥為先王之令見國語周書為西
 方之書見國語以咸有一德為尹告禮記以大禹謨為道
 經荀子不曰仲虺之語而曰仲虺之志左氏不曰五子之
 歌而曰夏訓有之左氏直言鄭詩曹詩國語止稱汜曰武
 曰左氏或稱芮良夫左氏或稱周文公國語指那頌卒章為
 亂辭國語摘小宛首章為篇目國語數章之末章既謂之

卒章一章之末句亦謂之卒章並左氏傳凡此似亦略施
 雕琢少變雷同作者考焉毋謂毋補陳氏之言予論
 有契焉故並載之
 後漢伏湛奏引書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及詩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不直引其文而曰唐虞以股肱康文王
 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湛之言亦有左
 氏國語之遺法乎晉以後不復有此工緻矣
 蘇子申云商人之書簡潔而明肅其詩奮發而嚴厲
 非深於文者不能為此言
 孟子之言性善興起人之善也其蔽也或使人驕苟

子之言性惡懲創人之惡其蔽也或使人阻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又曰有教無類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未嘗曰善以驕人之志也未嘗曰惡以阻人之進也此所以爲聖人之言非賢人之所及也曰若是則混與三品之說是乎曰又非也知孔子之言性異乎孟荀楊韓四子始可與言性也已

左傳曰楚辟我衷奈何效辟又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劉更生曰既不善胡足效哉宋人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理則一也載事者曷文其辭乎是街談巷議也非史也

王莽詔曰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霸象冬宋邵氏皇極經世之說祖之漢書引尙書放命圯族又無遨逸欲有邦皆與今文異又引論語君子之道焉可撫也注撫同也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身是怨此言殊不公今試取伯夷傳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

也一篇之中錯綜震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詭于聖
 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
 輕為立論真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姑以文取其言
 又謬若道理有兵即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
 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周禮量人書天下之涂數而藏之注謂支湊之遠近
 支者支分湊者輻湊道途之分合也書而藏之如唐
 人國照圖皇華四達圖國朝之寰宇通衢也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脩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
 師摯修之此以亂為錯亂之亂其說亦異

丹鉛總錄卷之十二終

丹鉛總錄 史籍類

卷



